

陆 小 凤

古龙著

华 文 出 版 社

陆小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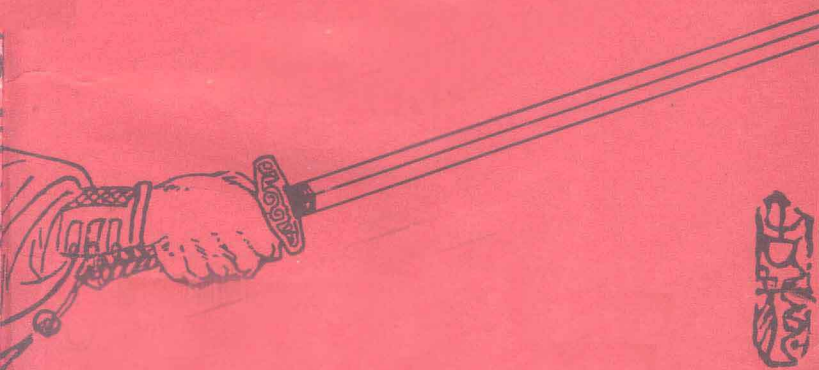
古龙著

华夏出版社

陸小鳳

● 古龍 著

● 華文出版社



《陆小凤》内容提要

陆小凤无疑是古龙笔下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他任侠仗义，重友情胜于生命。他豪放不羁，却常常为了情、义二字疲于奔命。他的轻功和灵犀指冠绝天下，无数次为他解厄脱困。

本书由五个独立的故事连缀而成。描写了陆小凤同“青衣楼、红绣鞋、飞虎帮、幽灵山庄、隐形人”等江湖帮派之间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故事迷离诡奇，人物性格鲜明，结局出人意料。实为新派武侠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禎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教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他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1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

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窠破茧，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蝶》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

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 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

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陆小凤是一个人。是一个绝对能令你永难忘怀的人。

在他充满传奇性的一生中，也不知遇见过多少怪人和怪事。也许比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听说过的都奇怪。

现在我想先介绍几个人给你，然后再开始说他们的故事。

（一）熊姥姥的糖炒栗子

月圆，雾浓。圆月在浓雾中，月色凄凉朦胧，变得令人的心都碎了。

但张放和他的伙伴们却并没有欣赏的意思，他们只是想无拘无束的随便走走。

现在他们刚交过一趟从远路保来的镖，而且刚喝过酒，多日来的紧张和劳苦都已结束。

他们觉得轻松极了，也愉快极了。就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了熊姥姥。

熊姥姥就好象幽灵般忽然间就在浓雾里出现了。

她背上仿佛压着块看不见的大石头，压得她整个人都弯曲了起来，连腰都似已被压断。

她手里提着个很古的竹篮子，用一块很厚的棉布紧紧盖住。

“篮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人在问。

现在他们的兴致都很高，无论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

“糖炒栗子。”熊姥姥满是皱纹的脸上已露出笑容，“又香又热的糖炒栗子，才十文钱一斤。”

“我们买五斤，一个人一斤。”

栗子果然还是热的，果然很甜很香。张放却只吃了一个。

他不喜欢吃栗子，而且他的酒也喝得太多，只吃了一个

栗子，他已觉得胃里很不舒服，好象要呕吐。

他还没有吐出来，就发现他的伙伴们突然全都倒了下去，一倒下去，身子立刻抽紧，嘴角就象马一样喷出了白沫。

白沫忽然又变成了红的，变成了血！

那老太婆还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已变得说不出的诡秘可怕。

“糖炒栗子有毒！”张放咬着牙，想扑过去，但这时他竟也已忽然变得全没有半分力气。

他本想扼断这老太婆的咽喉，却扑倒在她脚下。

他忽然发现这老太婆藏在灰布长裙里的一双脚上，穿着的竟是双色彩鲜艳的绣花红鞋子。就好象新娘子穿的一样。

不过鞋面上绣的并不是鸳鸯，而是只猫头鹰。

猫头鹰的眼睛是绿的，好象正在瞪着张放，讥嘲着他的愚昧和无知。张放怔住。

熊姥姥吃吃的笑了，道：“原来这小伙子不老实，什么都不看，偏偏喜欢偷看女人的脚。”

张放这才勉强抬起头，哑声问：“你跟我们究竟有什么仇恨。”

熊姥姥笑道：“傻小子，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你们，怎么会跟你们有仇恨？”

张放咬了咬牙，道：“那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熊姥姥淡淡道：“也不为什么，只不过为了我想杀人。”

她抬起头，望着浓雾里凄凉朦胧的圆月，慢慢的接着道：“每到月圆的时候，我就想杀人！”

张放看着她，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只恨不得一口咬在她咽喉上。

可是这老太婆忽然间就已在他眼前幽灵般消失，消失在

浓雾里。夜雾凄迷，月更圆了。

(二) 老实和尚

夕阳西下，秋风吹着蓑草，岸上渺无人迹，一只乌鸦远远的飞过来，落在岸旁系船的木桩上。

这里本就是个很荒凉的渡头，现在最后一班渡船已摇走。摇船的艄公是个连胡子都已白了的老头子。

二十年来，他每天将这条破旧的渡船从对岸摇过来，再摇回去。

生命中能令他觉得欢乐的事已不多，已只剩下喝酒跟赌钱。

可是他发誓今天晚上绝不赌。因为船上有个和尚。

这和尚看样子虽然很规矩，很老实，但和尚就是和尚。

每次他只要看到和尚，就一定会连身上最后的一个铜板都输光。

老实和尚规规矩矩的坐在船上的角落里，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脚。脚很脏。很脏的脚上，穿着双很破的草鞋。

别的人都坐得离他很远，好象生怕他身上的虱子会爬到自己身上来。

老实和尚也不敢去看别人，他不但老实，而且很害羞。

就连强盗跳上船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抬头去看一眼，只听见渡船上的人在惊呼，又听见四个人跳上船头的声音，然后就听见强盗们的厉喝声：“大爷们都是水蛇帮的好汉，一向只要钱，不要命，所以你们也不必害怕，只要把你们身上带着的金银财宝全拿出来，就没事了。”

夕阳照着他们手里的刀，刀光在船舱里闪动。

船舱里的男人在发抖，女人在流泪，身上带的钱财越

多，抖得就越厉害，泪也流得越多。

老实和尚还是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忽然他看到了另一双脚，一双穿着削尖大匪鞋的大脚，就站在他面前：“轮到你了，快拿出来。”

老实和尚好象根本就不懂他说的话，嗫嚅着道：“你要我拿什么？”

“只要是值钱的，全都拿出来！”

“可是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老实和尚的头垂得更低了。

他发现这人好象要抬起腿来踢他一脚，但却被另一人拉住：“算了吧，这邋遢和尚看来也不象有油水的样子，咱们还是扯呼了吧！”

扯呼的意思就是走。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做贼的人多多少少总是有点心虚的。

船上立刻就骚动了起来，有人在跳脚，有人在大骂，不但骂强盗，也骂和尚：“遇见了和尚，果然晦气！”

他们骂的时候并不怕被和尚听见，老实和尚也好象根本没有听见。

他还是垂着头，坐在那里，神情好象很不安，忽然跳起来，冲上船头。

船头上摆着块木板，本是船到岸时搭桥用的。

老实和尚抓起了这块木板，轻轻一拍，三寸厚的木板就碎成了五六块。船上的人立刻全都怔住。老实和尚将第一块木板抛出去，木板刚落在水面上，他的人已飞起，脚尖在这块木板上轻轻一点，第二块木板已跟着抛了出去。

他的人就好象忽然变成了只点水的蜻蜓，在水面上接连四五个起落，已追上了那艘水蛇帮的快艇。

水蛇帮的强盗大爷们正在计算着他们今天的收获，忽然

发现一个人飞仙般凌波而来，轻飘飘的落在船头上，竟是刚才那邈邈和尚。

这种轻功他们非但连看都没有看见过，简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原来这和尚竟是真人不露象，等我们财物到手后，他再来架横梁。”

每个人的手心里都捏着把冷汗，只希望这和尚也只要他们的钱，不要他们的命。

谁也想不到这和尚竟忽然在他们面前直挺挺的跪了下来，恭恭敬敬的说道：“我身上还有四两银子，本来是准备买件新衣服，买双新草鞋的，这已经犯了贪念。”

他已从身上将这锭银子掏出来，摆在他们脚下，接着道：“何况出家人本不该打诳语，我刚才却在大爷们面前说了谎，现在只求大爷们原谅，我回去后也一定会面壁思过，在我佛面前忏悔三个月。”

每个人全都怔住，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的。

老实和尚垂着头，道：“大爷们若是不肯原谅，我也只好在这里跪着不走了。”

又有谁愿意这么样一个人留在船上。

终于有个人鼓起勇气，道：“好，我……我们就……就原谅了你。”

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人说出来的，但是这个人说话的时候，连声音都变了。

老实和尚脸上立刻显露出欢喜之色，（咚、咚、咚）在甲板上磕了三个响头，慢慢的站起来，突然横身一掠四丈，又到了岸上，忽然就连人影都已看不见。

大家怔在船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一起看看这

锭银子发怔。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个人长长吐出口气，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你们难道真的以为他是个和尚？”

“不是和尚是什么？”

“是个活菩萨，不折不扣的是个活菩萨。”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水蛇帮上上下下十八条好汉忽然全都死在他们的窝里。

每个人好象都死得很平静，既没有受伤，也没有中毒，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怎么死的。

（三）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他剑上的血。

盆里的水还是温的，还带着梔子花的香气。

西门吹雪刚洗过澡，洗过头，他已将全身上下每个部分都洗得彻底干净。

现在小红正在为他梳头束发，小翠和小玉正在为他修剪手脚上的指甲。

小云已为他准备了一套全新的衣裳，从内衣和袜子都是白的，雪一样白。

她们都是这城里的名妓，都很美，很年青，也很懂得伺候男人——用各种方法来伺候男人。

但西门吹雪却只选择了一种。他连碰都没有碰过她们。他也已斋戒了三天。

因为他正准备去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世上最神圣的事。他要去杀一个人！这个人叫洪涛。

西门吹雪说不认得他，也没有见过他，西门吹雪要杀他，只因为他杀了赵刚。

无论谁都知道赵刚是个很正直，很够义气的人，也是条真正的好汉。

西门吹雪也知道，可是他也不认得赵刚，连见都没有见过赵刚。

他不远千里，在烈日下骑着马奔驰了三天，赶到这陌生的城市来，熏香沐浴，斋戒了三天，只不过是為了一个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复仇，去杀死另外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洪涛看着西门吹雪，他简直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样的人，会做这么样的事。

西门吹雪白衣如雪，静静的站在西门里，静静的在等着洪涛拔刀。

江湖中大部分人都知道洪涛叫“闪电刀”。他的刀若不是真的快如闪电，“一刀镇九州”赵刚也不会死在他的刀下！

洪涛杀赵刚，也正是为了“一刀镇九州”这五个字，五个字，一条命！

西门吹雪一共只说了四个字！

洪涛问他的来意时，他只说了两个字：“杀你！”

洪涛再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又说了两个字：“赵刚！”

洪涛问他：“阁下是赵刚的朋友？”他只摇了摇头。

洪涛又问：“阁下为了个不认得的人就不远千里赶来杀我？”他只点了点头。

他是来杀人的，不是来说话的。

洪涛脸色已变了，他已认出了这个人，也听说过这个人的剑法和脾气。

西门吹雪的脾气很怪，剑法也同样怪。

他决心要杀一个人时，就已替自己准备了两条路走，只